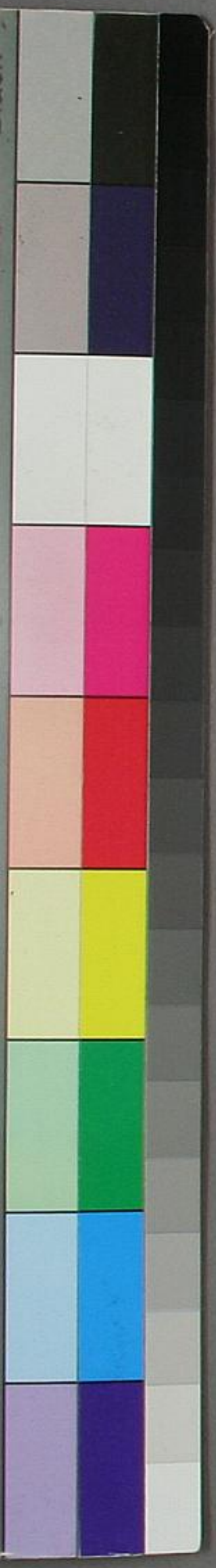


穀  
井  
録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  
8







輟耕錄卷第二十二

聖門弟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  
 兼稽考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  
 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  
 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  
 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人端木賜子貢衛人言語  
 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季路陳人冉求子有  
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  
 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黜子皙浴沂

第二十二

文庫  
 8  
 8

卷 197 号  
 18 12 25  
 區 17 3 (11)



新田泉文庫

010190548207



舞雲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有公督哀齊人字以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並魯人樂欬字顏噲同字子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字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字者粵巫馬施頰之傑子叔申根子續商瞿子木並魯人蘧瑗伯玉衛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申黨一作者止字曰周字司馬黎耕宋人乃字子牛顯字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井疆高柴子羔並衛人公肩定子中字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字公西箴

魯人及公西輿如字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子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開字同亦不齊子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巽下欽字俱並魯人學梁鱣者其字叔魚齊人秦祖子南秦人燕伋字樊湏子遲齊人亦有后處字以里之字原憲魯人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徙子祺伯虔子析公首夏子乘施之常子恒並字公良孺子正陳人冉孺子魯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並魯人字子象者縣亶石作蜀子明並字公孫龍子石楚人商澤子季奚谷箴子替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並字字子丕



字子木者曰惟秦商楚人秦冉字開顏祖字襄並下  
 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  
 高一作子驕鄒單子家並下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  
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  
 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  
 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迷其不  
 銓次豈緣聲律不韙之臯莫敢自恤尚同好事之君  
 于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音遙 縣音成 公祖句音茲 句音井疆  
 宓音密當 不齊 邾音巽 鄒音單 漆雕音

黃河源









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蕃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  
 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  
 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  
 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  
 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寄隘  
 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  
 閱月約四五千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  
 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察察  
 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  
 闊闊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滅不廻力沮遂止翼歲

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  
 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  
 勝个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  
 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  
 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  
 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  
 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寔大始名黃河然  
 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  
 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



土人抱葦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紆木幹象舟傳毛葦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容峻冰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狗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

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冰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日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綠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二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上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



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閼一出蔥嶺于閼水北行出蔥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閼蔥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璣華蓋仙人

所居又何耶唐史士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敝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寇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誅故窮河源去萬里若若閼闐嘻盛典也不可忘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恙自本朝始前乎此曷



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菴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其肅等城秋取西

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放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



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曰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

取於群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一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眾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眾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一鯁魚一  
 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  
 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  
 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壘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  
 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  
 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  
 者果亦罕見哉

虎禍

太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  
 中忽有二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入內一人

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入惡得去因詰愚者先  
 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  
 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即啣  
 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  
 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  
 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為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  
 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于財情好甚洽  
 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



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義士公主奉春官為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娉妓

姚文公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二人秀麗間雅微操聞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幣無償

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待巾櫛即令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黃璩後顯官者曰我以此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何日綠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二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



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方位卑食不克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張女以自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爲娼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憐憐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瓮自汲水締絡自御冬時多困軼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

井忽登群玉峯借問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識

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年入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月桑哥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陪於阿合馬人亦謂桑字拆而爲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爲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自立省之曰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如是



戎顯再生

太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一公入寺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窟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橋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二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次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同坐者皆軍官見一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



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曰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于所管近侍太官乞假前往太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秦聞既而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眾官郊迎往千戶宅設太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

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一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為已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為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白千戶登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携見太官太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觀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太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浩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尚也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一令威舊游城郭昔人非鏡中春生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蕭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入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曠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守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列閱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過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簑云



嘗於平江閭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  
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  
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童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  
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衫  
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  
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猪  
幣綵繒贈之

先輩風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宮妓小玉帶佐觴酒  
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也願先生酬  
之以詩先生其母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  
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苗苗池邊風滿  
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  
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  
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  
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



士承旨阿目茄八刺死，大夫遣司馬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吾吾娘子十有五人，皆務守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工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

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除益都府判，改換押字，再死。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復。



輟耕錄卷第二十二

輟耕錄卷第二十三

書畫標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紉綾為表綠文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一等軸牙籤錦帶太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太綾為標文錦為帶玉及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既成權場購求為多裝褉之法已具名畫記



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簾文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龜紋

紫珠嵌

紫百花龍

紫曲水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鷓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樗蒲  
大花

雜花  
盤鷗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鴻鸞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遼國

回文金國

白鷺

花並高麗國

贖卷紙

高麗

蠟

夾背蠟

揩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或碾花

白玉平頂

瑪瑙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段上

第二十三卷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 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爐鳴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窿莫比持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為言役入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

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田夫人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眾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冷笑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



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過卒女病雙瞽後元宮湖廣  
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忘公乃廉訪使劉  
廷幹之從祖父也

桑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二蝴  
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  
駕東風三百處各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  
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其名  
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諢  
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

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信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  
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  
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桑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  
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  
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桑病又愛評人之短者亦  
謂之桑故云爾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  
者則脫其鞵載盃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予竊恠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



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歛艷傍人都道不須辭  
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  
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刻蹈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  
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大佛頭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  
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揚侍  
郎傑贊為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  
石為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  
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

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白菜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  
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  
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謫誕有配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謫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  
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  
槩予之使得濟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  
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



輿明錄 六  
價昂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眊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檢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



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  
 告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  
 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真  
 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  
 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  
 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  
 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袁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

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  
 因載之

玉鹿盧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  
 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琰然之璞既解為環  
 中復為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  
 之各玉土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襪同  
 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并轆轤形上刻木作  
 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木劍未首其狀如此前  
 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



輓轡金  
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輓轡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中間輓轡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爲鬼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楠，想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爲

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輓轡底蘊者。今偶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猴盜

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其酒肴，延款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奮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



旬有五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  
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入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  
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  
至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  
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  
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謂吳吳款以飯需其猴  
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許吳酬  
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  
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  
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

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  
猴搥殺之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夜月色微明相於紗帷  
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  
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  
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血席捲而去  
翼日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  
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  
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



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籍滿地至三更開樓窓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級面帶褻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預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

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聞改元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入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



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俟來民風者焉

譏省臺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

官徒解薦越主臺上望金陵

造物有報復

會稽陳思可唐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



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為安安盜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納璘為太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搆殺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搆思監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如何也

鎖鎖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次鼠布云

葉氏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十顏平章檄轉餉鄂闔時丹陽富民東子章先與是役會飲于蘄志相洽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質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為謹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



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  
 讓以公政匿為已有銜之去明年既竣事還坐丹陽  
 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  
 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東氏  
 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  
 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  
 張復初嘉公政義為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  
 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  
 輜糧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

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為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  
 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  
 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  
 浪泊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  
 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寶禹鈞

傅氏死義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九適同里章瑜瑜為苛吏脅軍  
 典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  
 夜不忍入襯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哈日冀甦既入棺  
 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



百白母欲欲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白婢汲井見一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為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歎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

武官可笑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統扇

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為王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康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又一事雖相傳以為笑亦可因以為戒云

鞠獄

殺牛水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搯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蕪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鞫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

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聖鐵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鑿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



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  
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  
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  
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  
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  
吏處習學書寫冀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

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  
生子育女為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觀  
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  
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二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  
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  
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救佛也又一夕其  
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  
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曰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  
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太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  
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



有乃令人請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偽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匣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太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太枝作一槌一槌便以槌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

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死護文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輟耕錄卷第二十三

輟耕錄卷第二十四

結交重氣義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  
 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  
 會于杭驪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  
 貧子幼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  
 二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計哀祭成  
 禮亦以二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  
 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  
 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



中書左丞

帝廷神獸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太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  
 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  
 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猓狗諸獸見之畏懼俯  
 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  
 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  
 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燻洗者此其所  
 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  
 獸為之辟易也

勾欄壓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  
 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皆責狀畫字  
 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  
 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負不  
 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  
 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眾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  
 移時棚貼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  
 煎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一人內有二僧人二道士獨  
 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



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為遮護云

鵠傳書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一鵠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鵠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鵠候病稍愈直抵神賢官所獻書與鵠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鵠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

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兼訪使

待士鄙吝

嘉興林叔大鏞椽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各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剗素殺家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瀾步譏諢交作叔大根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



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  
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  
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  
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  
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闍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  
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公子

陳雲嶠相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  
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  
盡嘗為待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各公莫不折輩行

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鏤大保女也恃富貴近戚  
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  
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  
酒終為別以千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  
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  
京時即熟爾各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此其所以章  
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  
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踟躕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  
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  
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



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  
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  
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異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  
泗州僧

漢魏正閏

霍洽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  
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  
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  
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  
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脩書各三篇亦見綱目閱而

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  
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囊會同僚苟正甫諸  
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  
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  
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  
見此

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效音改大剛鼎以逐鬼也玉篇開  
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效改大開堅也王莽傳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十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  
 穿作孔以綵絲貫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  
 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  
 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  
 國化伏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瘳莫我  
 敢當凡六十六字殺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  
 謂剛卯又謂之木堅以辟邪也金力之利者皆不得  
 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筆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  
 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力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

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貫其  
 底如冠纓頭繫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  
 既央靈及四方云云其云云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  
 順爾故一作伏化茲靈及云云師古曰今往往於土  
 中得玉剛卯者按太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  
 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力也博謀卿  
 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  
 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  
 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  
 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



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罽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罽滕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茲靈及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完具者一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一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辨嘗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為決嚴卯疾白為白疑志誤又順爾故化

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迥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叅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一枚故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



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絲絲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豈兔母也豈紉絲繩與兔母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鄉嬾真子錄云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個儻好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個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崢

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計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未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廢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道士壽由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



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棄淨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眾永訣臥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擊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餽餽方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才士公家製餽餽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

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太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精塑佛像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祀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



其土鬚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

趙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吏多平反停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玉立母喪廬墓三

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斗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木冰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城中望祭嵩嶽時



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群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初弦者又十日雨禾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舟木百態具備殆非不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灤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龍湫獻靈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祠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鞅而治之為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章矣若有曰鬼工然不

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為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異耳

王一山

杭州屬邑有二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誰何眾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賞揭大達且家至壁白隱藏者罪連坐首捕者賞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儔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於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



朝明錄  
所犯乎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  
罪賞乎曰見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  
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爲  
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  
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  
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文正公子也

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  
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  
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

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砥石壁  
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噉之頓  
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  
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噉小石數  
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鵲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  
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  
如此

雞司晨有準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簷請  
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



乘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貢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

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問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姬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帽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背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姬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天隕魚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



四圍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  
上成三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  
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鷓鴣之類是可怪也日狀  
時縣市人闐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  
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  
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  
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時為上海吏有女年十  
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婿明年生二子

劉節婦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  
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  
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  
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為  
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蓋有貴為  
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馬師皇

伯高

橋君

太乙雷公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珣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崔文子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 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

抱朴子

范汪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奐

秋夫

徐道

度

秋夫長子

徐叔嚮

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卿

之才

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審

徐雄 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

啓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温舒

朱肱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寵安時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准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第167號

M (3) 八